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四十三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明神宗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癸酉原任總督河道李化龍奏臣愚不肖蒙皇上授以總河之任以其年七月入境八月視事至次年七月丁母憂今年三月旋里中間開過泃河二百六十里行運二年計船一萬六千以上今年運事

視往年更早二月已經巡漕御史及河漕二總督具疏報明
臣以為可幸無罪矣近見邸報工科右給事中宋一韓條陳
河事多反於臣科臣所以少臣者其說非一總之棄黃工洩
致失行隄而已其意豈不曰開洩分黃費亦不少併力以挑
黃河則一了百了河因洩河又豈不曰河即不成但棄洩而
守隄亦何至失隄嗟夫臣何嘗一息敢忘黃河哉惟是當年
時勢有難以即興大工者查前總督所估大挑計費一百四
十萬金起夫動至一二十萬彼時現銀尚不數萬工何敢即

興大役之後僵尸數萬民間視挑河如就死地工又何
敢即興縱使有銀矣有夫矣開挑之工遲以二年計速
以一年計再速以半年計而運船不能待矣然則臣非
敢棄黃工固必不得速也臣非欲工洊勢固必不得已
也且洊非目下可以代黃也以二百六十里之安流代
三百六十里之險道日者八千運船不兩月而過盡即
謂之百年永利非耶今談河者多以南陽之漕爲慮不
知洊成而後可慮者止此百里之漕洊成而後爲漕防

河者止此百里之間耳以連年之物力連年之事變相提而論加縱不即開河亦不即成河既不即成隄亦不即保縱使河成矣隄保矣黃水之泛濫雖掣而李家口之漕尚費挑修濁河之故道雖復而徐邳間之溜猶然險惡是魚濟徐邳上下數百里之漕皆可慮也加成而漕有所歸乃敢少以治黃用以休養民力待其喘息少定驅之再事大挑則加不但爲黃代漕亦且爲黃助治也此臣開加之意也加甫就而臣值憂始不得復治黃

矣丁憂之後尚有河工時不可失之疏有奉旨估計河
工之疏臣何敢一息忘黃河哉向非丁憂則一年開加
一年挽黃運既不悞河亦可成何至煩言官之評議耶
至於行隄之失則與加工無預加工所代者夏鎮以南
之運道行隄固無與也若當時遽罷加工而盡調官夫
以守一隄未必有隄先已無漕憂漕事者且在夏鎮以
南何暇及南陽哉且自三十一年七月河決蘇家莊攔
水壩是日即決該縣縷水隄又一日即決沛縣四鋪口

太行隄蓋臣未至濟寧太行隄沛縣者在河豐單者在
水其半已失而其半已必不能守矣尚幸分黃之後全
河一半南行故南陽之漕是年不淤今年之淤則以八
月大水全河北行之故耳洳何與焉嗟夫使行隄無三
十一年之失則劉蕭口之決河可以成河使無三十二
年之失則朱旺口之分河可以成河乃隄再失而河再
不成雖曰天災亦有人事臣職司行河分按信地罰治
各官乃議未脫於口而謗議四騰臣已爲射的矣臣所

心折於科臣者謂臣實有僥倖圖成之心夫開泐分黃
所恃者狹所欲者奢安得不謂僥倖然實以時勢艱窘
工程浩大故情急慮生欲以救目前之急且圖爲國家
省數百萬錢糧爲地方省數十萬民命無米而爲全家
之炊徒手而搏負嵎之虎臣之遇誠窮臣之心良苦矣
泐之成早故臣得以二三十萬成前估二三百萬之工
河之成遲故臣不得以數萬成今估七八十萬之事蓋
其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臣實不職無所逃罪伏

乞俯賜宸斷將臣先行削籍以謝人言然後下工部嚴行查勘臣之審於治黃是否有合機宜臣之急於開洩是否有裨緩急行隄之失果否起自臣身臣之經營是否有悞何事皇天后土必能知之天下後世必能亮之臣即伏死苦塊有餘榮矣下工部覆議大約謂化龍能以二三十萬之費治洩而不能以今估七八十萬之數治河能以強弩之末爭衡於河伯而不能以造化之忌不奪於憂制至今日而河且日徙日北勢幾無漕矣怪

乎科臣之拾其後哉任事者爲物力計贏蝕勢有難於兼舉議事者爲運道計安危言非涉於求多今錢糧既經措處大挑時已興工惟嚴飭在事諸臣同心協力底有成績可也得旨頃年河工未成祇因財力困蝕有難措手所以前局未竟今已措處錢糧著河道各官上緊用心疏治務同心協力底於成功不必多滋議論無裨實濟 十二月庚戌工部覆河道總督曹時聘條議大挑事宜一處錢糧謂剖派各項經費勢難猝至議咨三

省直撫按不拘庫貯現征錢糧各照應募夫數暫借應用俟各項經費到日補還一募夫役謂烏合之衆漫無統紀勢不得不借力於有司議派山東募夫十萬河南六萬江北四萬聽各司道劑量均派掌印官親押赴工督催開濬其庫獄城池另委佐貳官看守一嚴稽核謂河工錢糧以十分爲率五分貯之山東三分貯之河南二分貯之江北各委府佐一員專司支放凡應給工食應買物件聽該司道核實出給印領赴各巡按衙門掛

號存案另委推官一員隨事稽查十日一報工完之日
聽按臣委官查核造冊奏繳一儲薪米謂夫役雲集米
價必至騰湧議借山東司庫銀三萬兩河南司庫銀一
萬兩分發州縣收買米麥運赴工所再撥徭夫數百名
沿河采草以供炊爨一議禁戢謂人情聚則必爭矧災
傷之後人心思亂不得不爲預防議布署官夫悉照行
伍之法病者給以藥資死者給以葬具更調濟寧兗西
淮徐三道官兵各二百名犄角戍守仍聲明約束無相

擾害一酌蠲卹謂省直地方河患頻仍河工困累兼之連年水旱凋敝已極議將募夫州縣本年見征錢糧存留者破格蠲免起運者停徵一年其挑土覆壓民田額稅照數豁除一明激勸謂在工各官募夫辦料運餉督工食宿河壩披履冰雪非破格優處何以示勸議事竣之日將府佐州縣正官已有恩典者於推陞行取之日準俸一年未有恩典者特準給與其佐領等官照例一體議叙省祭陰醫等官冠帶者厚加賞犒餘者給以冠

帶仍通免雜泛差役一固上源謂舊河旣疏決口已塞
勢必沛然東下新挑之河其深廣僅半上源則放水之
後無論豐歉行隄亟宜補築即曹縣之王家口曹家樓
儀封之小宋集蘭陽之銅瓦廂祥符之張家灣比之伏
秋防守更宜加謹其最險要者王家大壩黃壩新隄皆
洶溜經行之處合行管河各官各照信地儲料集夫儼
如大敵在前不得時刻懈怠得旨依議行 戊午工部
姚繼可又言總河大挑之役業已奉旨興工矣緣朱旺

口二股原係黃河中路北股出濁河者再疏再壅南股出小浮橋者地形卑下可因就下之河形復已湮之故道其間義安之建壩徐州之砌隄正使水不旁溢滔滔東注弗蹈往者黃堦符離之故轍爲泗濱憂蓋濟運護陵未始不兩利而兼成耳今南科臣金士衡建議謂南股上流逼近龍脊侵嚙可虞下流分水導河有關風氣媿媿數千言大都爲陵寢慮甚悲夫河臣旣已躬親荒度詢謀僉同毅然建必然之畫豈其徂目前之見而智

不及此而科臣周諮博訪有慨於中穆然抱根本之思
故寧設爲不必然之慮以佐廷議總之南股向係行水
之路況在趙家圈北距陵十有餘里其間無甚層岡高
阜亦無事大費牘斷所可慮者挑浚不如法水不東而
南耳倘工力旣備深閘合式放水之後直達徐邳恐亦
不致南奔橫截有傷龍脈是在河臣曲爲之防其於科
臣詳慎之議固相合而不悖乎合咨總河覆勘果朱旺
南股原無妨碍徑如前議疏浚引水東注或於南岸倍

加幫築勿令侵潰致干王氣仍將下流分水之說再行
詳酌務求至當以底成功從之

明神宗
實錄

是年總河侍郎曹時聘題準大挑朱旺發河南山東
直隸丁夫挑濬由堅城集出徐州小浮橋河長六萬
丈至明年工完於是河回故道民生莫安時聘銳意
挽河於是復請於朝發部寺漕折馬價等銀八十餘
萬以冬十月興工自蘇莊至徐州幾二百餘里悉州
縣正官受役分地而濬之州縣官急欲竣事其私派

夫役謂之跨夫河垂成惟徐州之上有八九里許未
及濬而蘇莊逼近黃河隄土單薄忽從地下穿入新
渠震撼東下不待放水也流至未開處稍梗塞遂汎
濫於新河之外三四十里然大勢已定可以隄約束
之而魚沛單濟金鄉之水悉歸大河民免魚鼈矣未
及論功行賞竟以憂去

南河全考

是年秋七月壬午呂梁河澀給事中宋一韓論前總

督李化龍洳河之誤不報

明紀事本末

明神宗萬曆三十四年正月壬午署工部事刑部右侍郎沈應文言挑河之役三省直官統領二十五萬衆鱗集河上而所謂原估工費八十萬奉旨處給六十五萬者今戶部止十七萬爭執縮去三萬五千南京兵部十萬以省直久欠馬價柴值抵去五萬南京工部三萬兩以應天等府拖欠匠班織造等銀抵數均派有漕直省二十萬應天該銀七萬三千七百有奇巡撫周孔教又以災民丐免而銓部事例復因酌議延閣致令河臣皇

皇無策乞下明詔一應允給之餉未足之銀應催應補者俾令速赴河濱以資急用庶免他虞上嚴旨命該部馬上移文南京工兵二部各省直撫按照數措發不得再有爭執事例出於不得已其速議行 二月甲寅河南撫臣沈季文奏頃者大挑朱旺口河南出夫六萬外加跨夫十二萬食用甚夥恐臨期缺食況三省夫役蝟集一方河上米價每斗用銀二錢二分各夫工食幾何而能堪此合將開歸二府逼近河工處所州縣應解臨

德二倉麥折米扣留一萬石以救目前即扣河工銀八千兩起解戶部以償米價從之 四月癸亥大挑河工成自朱旺口達小浮橋延袤一百七十里渠勢深廣築隄高厚潰流復歸故道用衆共五十萬費金錢八十萬兩自十一月至今五閱月而功成河道總督曹時聘上疏報聞兼請建祠賜祭以旌河神破格蠲征以酬力役皆從之 六月己亥郭煖樓人字口河決北股至茶城鎮口直隸按臣黃吉士漕臣陳宗契疏聞下部覆議署

工部侍郎沈應文言朱旺而上徐州而下舊河甚闊悉
百丈以至二百丈今所挑新渠寬者不過三四十丈耳
廣狹相懸吞吐不及勢必盈漫龐家屯乃河臣原題量
挑以分殺水勢者雖有郭煖樓之潰暴漲所乘原非決
裂而不可收拾也目今行南股者十之七行北股者十
之三滔滔大勢仍趨新渠且壩工止留六丈官夫雲集
畚鍤立竢待衝刷稍廣水勢必殺數丈決口直一鼓舞
之力但兩股並駛勢不兩強河性變遷滄桑互易且出

之水不獨蕭縣楊家樓一帶上下四方亦皆有之轉貯
伏秋寧無橫決則長河南北增築新隄修補行縷不可
不豫也全河既已東注惡溜必平今雙溝栲栳之險未
夷尾閘不暢上流終梗明歲漕艘可又於治黃之後而
盡由洳乎是在河臣嚴飭各屬虔始厚終以收一簣奉
旨河工垂成尤宜萬分加謹著河臣於應塞決口相機
堵築朝廷不爲中制不責近功務保萬全方稱竟局如
蹈前轍不爾貸也

明神宗
實錄

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四月壬子河道總督曹時聘以黃漲異常土壩潰決宜責令叅政顧雲鳳等戴罪修築章下工部十一月壬寅河道總督曹時聘以河工告竣請叙勞績以勵臣工事下該部吏科給事中姚士慎疏曰臣唯國家有不可爽之爵賞人臣有不可冒之事功往者蘇莊河決河臣議大挑朱旺口使水歸故道用帑金八十萬然朱旺之役甫罷而彭家樓之決旋報即云築塞新功舊料可藉然皆國家積蓄安知今歲塞責

明秋泛漲不又爲彭家樓之續也且河上之役上原下隰廬處客宿嘗其甘苦者寧有幾人潰決則幕流雜職受其罰隄成則高牙太纛享其功往時大決故議大挑大挑故議大功使河再決而再挑再挑而再議功是歲歲叙功無已時也先是巡河御史黃吉士查勘回奏亦言臣觀是役塞蘇莊以開朱旺挽北流而使東注河臣焦心兼收羣策其慮未嘗不慎謀未嘗不臧也第河性善潰未易約束去歲埧城放水即有人字河之溢今歲

勘閱正值秋水泛漲四望瀰漫楊村集以下陳家樓以
上兩旁隄岸衝決多口徐屬州縣漚爲巨浸而蕭碭受
害更深迨至勘後黃堍口復決業經築塞時日非久而
趙家圈壘土新成洪水隨至勢甚危岌工程繁多水更
散漫不可稱全功自吉士之疏出而議者時起工科給
事中孫善繼又上疏曰臣觀按臣勘疏內云堍城放水
即有人字河之溢又云楊村等處衝決多口徐屬州縣
漚爲巨浸又云河身旁溢漂沒田廬不可以稱全功臣

咨嗟歎息謂當事者不知何如責躬乃亡何而叙功之
疏至矣夫豐沛蕭瑒死者長爲魚鼈生者又無居食以
昏墊胥溺之危而談地平天成之績無論國典所靳倖
不可徼即反之於心亦或未忍矣河臣得無以黃流已
東運道無梗功不可朝夕緩乎不思直口以下之黃即
不治未嘗有妨於運直口以上之黃即治何嘗涓滴有
濟於漕二三年所爲支吾苟完運務者唯汧河一衣帶
水耳夫汧非能自爲汧所恃者泰山諸泉之助而沂直

諸河之來也今歲夏前稍稍苦旱沂直諸泉即無以潤
加而加告急黃淤則漕加格又誰漕乎故治河如治
病病有緩急治有標本專事加以為標而忘治黃以為
本非計也今謂徐邳之間水多跌溜操舟之險比於龍
門漕黃故道流漸淤淺隄岸頽傾卒難整理為此說者
皆徂目前而忽遠慮有如加不足恃漕運告急駭而圖
之豈能及乎宜來此冬春水涸起古洪閘抵滿家閘大
加挑浚堅築隄岸以復故道錢糧取之歲修工程假以

時月即雙溝馬家淺跌溜難行議開月河以避其險何不
可者又言今之治漕者無論黃無完局即淤亦多遺策
直口溜急一船挽拽常數百人銜尾而上前船斷纜則
後船雷擊軍旂糧石俱委河流至於梁城以上韓莊以
下千艘鱗集經月剝淺勞人長奸乍遇霖潦蒙嶧水出
瀾野滔天絳路窮絕糧運稽遲實坐於此故欲免直口
之危莫若巨梁橋東西開闊丈餘以殺其勢欲免守淺
之苦莫若頓家閘上下浚深數尺以導其深欲免暴

漲之衝莫若築隄王市口以東使水歸浪蕩湖以避其
害蓋總一河也自徐州以上必南不害陵北不害運中
不害民如是者功成徐州以下必我欲漕黃則黃欲漕
洳則洳我欲互用黃洳則黃洳互爲我用如是者功成
功成而後議叙則叙不浮叙當而後議酬則恩不濫如
竭有限之財驅重勞之民假便宜之權需歲月之久而
東衝西決有如漏卮方河臣飲水之時奈何爲玄圭
告成之會乎疏上而建議益違久之不得論功 十月

戊辰以河工告成紀錄管河叅政顧三鳳罰治兗州同知許仲譽從總督曹時聘請也

明神宗實錄

是年河決單縣東南水勢洶湧灌入城北四十里一

望汪洋民舍漂流

山東通志

是年五月大雨電雷黃淮交溢田廬災

清河縣志

明神宗萬曆三十六年二月庚申工部右侍郎劉元霖題黃河之難大治自昔苦之先因蘇莊水決河臣議挑朱旺口使水歸故道逾年工完遵例奏報本部覆行巡

按御史查勘去後茲據按臣黃吉士勘報謂新河告成
南陽魚臺等處其功實不可泯獨陽村集以下陳家樓
以上河身旁決徐屬受惠不可以稱全功欲候三年新
河果無衝決不次陞擢又據河臣疏謂楊村而下陳家
樓而上地形卑窪自衝一渠每遇伏秋不無溢岸然亦
河性之常總不出長隄之北行縷之南於是科臣孫善
繼姚士慎各有叅疏未奉明旨臣竊謂按臣勘閱當伏
水泛漲然滔滔東逝會歸正陵運既兩無侵南陽水患

亦去此其工成大較亦可觀已河臣論功誠不可緩唯其疏叙不無少浮是在核實酌議耳至科臣孫善繼疏謂漕泐不可常恃議於古洪閘抵滿家閘大加挑浚築隄岸通舊運河以接黃河於雙溝馬家淺開月河以避跌溜此兩利俱存之策謂泐流尚多遺策議開巨梁橋以免直口之危浚頓家閘以免守淺之苦築隄王市口以避暴漲之衝此桑土綢繆之計然談者又謂泐貴蓄而虞洩黃善徙而難恃須泐河展拓已完開壩已足

不爲旁洩而後及黃庶無他虞此當另行河臣從長勘
奏者上俱是其議 八月己未陞應天巡撫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周孔教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十一月
乙未工科都給事中孫繼善劾新推總河周孔教工於
媚竈驟躡通顯乞賜罷斥不報

明神宗
實錄

明神宗萬曆三十七年三月辛丑總督河道工部尚書

曹時聘卒

明神宗
實錄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河決狼矢總河都御史劉士忠

命中和郎中吳大山淮徐道袁應泰築塞之明年春

工竣

南河
全考

明神宗萬曆四十年九月丙辰吏部覆河道總督劉士忠言黃水衝決徐州縷隄長二百八十丈玄字遙隄口闊一百四十丈荒字遙隄口闊四十丈梨林舖以下二十里正河悉爲平陸邳睢河水陡耗司道議開韓家壩隄外小渠引水歸河由是壩以東河流漸深可通舟楫大約挽回水十分之三惟玄字決口尚淺改爲板

築請留徐邳睢寧宿遷桃源等屬州縣正官免覲共襄

河事從之 十月己卯御史田生金疏言邊患河患孔

殷邊臣河臣可議

邊事不錄

三山口決據報闊深若干丈矣

乃河臣劉士忠疏不言淹沒人民屋舍幾何作何查卹

而第曰無傷於洳無碍於運而已豈唯靈邳睢宿之衝

其民皆巢居山處者哉聞河隄夜決迤東一帶不知幾

千萬遽登鬼錄乃不一奏報猶徐徐然誇挽回之有機

侈韓壩為天授非唯不仁亦不忠矣請賜罷斥

明神宗實

是年河決徐州三山水灌睢寧等處出白洋小河口
入黃總河都御史劉士忠檄中河司道吳大山袁應
泰開挑引水河復故道明年塞之

南河
全考

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正月乙酉總督河道右副都御
史周孔教卒孔教臨川人萬曆八年進士以三品未任
予祭一壇 七月庚寅大學士葉向高疏言河道爲南
北咽喉漕運命脈河臣劉士忠旣已予歸一切河務無

人料理所當與各省撫臣亟爲點用者也上報允 九
月庚申總理河道工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李景元卒景元大名人萬厯進士以守制未任

明神宗實

錄

是年秋七月河決祁家店口城南胥溺

徐州志

明神宗萬厯四十二年正月戊寅南京工部右侍郎吳
桂芳改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提督軍務 七月己巳南大理卿劉士忠卒士忠華州

人萬歷二年進士士忠以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開復三山河陞南大理寺卿其總河時曾以擒獲海洋倭寇

受賞金綺

明神宗實錄

是年六月河決靈璧縣陳鋪入冬淤平河流復故

河南

全考

明神宗萬歷四十三年正月乙丑先是徐州黃河縲隄決口二百餘丈遙隄決口一百七十餘丈先後河臣或欲估計應動錢糧親詣築塞或欲浚正河以便水之歸

閘下流以便水之出屢經奏聞是時管理中河工部郎
中吳大山淮徐道副使袁應泰督同多官以次挑浚三
山故道勅築遙縷各隄計二萬三千餘丈用人夫四萬
七千四百八十六名實用銀八萬七千一百餘兩然不
煩內帑不派里甲較諸原估尚省銀五萬三千三百有
奇總督漕運陳薦疏列效勞各官以聞下工部覆二
月乙酉準總河侍郎吳桂芳回籍調理病痊奏薦起用
仍諭河工甚亟不可缺員吏部作速推補五月庚戌

工部侍郎林如楚覆督漕陳薦疏稱黃河所恃唯遙縷
二隄可爲束水歸漕之計邇因黃泐役煩自徐州以下
各隄單薄河臣計地七百餘里料估九萬有奇議動三
府正稅佐以采石餘銀足襄茲舉而又責成於府佐州
縣正官畫地分工先儘徐靈睢邳四處工完而後及於
山陽隄工至於一勞期於永逸其經始有法其要終必
實科臣所謂分丈尺以專其責核虛實以要其成明賞
罰以儆其惰於所委府州縣官重致意焉誠補前議所

未備而於河務深有裨者也上是其言 四月甲辰協

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舒應龍卒應龍全州人嘉靖士

成進士萬曆二十年工部尚書總理河道尋回部管事

加太子太保歷兵部尚書乞歸卒於家

明神宗實錄

是年黃河決狼矢溝工部郎中王命禹督工塞之

江南

通志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河復決狼矢溝水由蛤蟆周柳
等湖入洳河出直口復與黃會運船入口迎溜稱艱

帶管河道陳薦擢中河郎中黃景章開武河等口洩
水平溜後二年決口新長淤沙河復故道總河侍郎
王佐加築月壩以爲保障 是年八月又決陶家店
張家灣水由會城大隄陳留等處入亳州渦河帶管
河道陳薦命河南管河道全良範管河同知徐可大
挑河挽水本年冬決口淤平加築大壩河流復故

河南河

全考

明神宗萬曆四十五年六月丙午工部奏河臣自劉士

忠解任推補未奉俞綸歷今多年而總漕則陳薦久已
堅志乞歸今且奉旨致仕上無實政下有玩心百事隳
頽諸方決裂有謂自清河口上達濟汶洳黃兩道皆非
利涉安瀾者有謂河決清河則全河之水盡漫於田疇
墟里間者有謂自徐至邳宿險阻艱難舟多滯留者甚
至呂梁至深至險之處幾於褰裳可涉此於運道爲梗
實切剝膚之災漕河兩缺總理無人除總漕戶部催請
外伏望皇上即簡吏部原疏將總督河臣王佐陳禹謨

點用一員令刻期赴任視事使統馭專而綜理常周則
河渠通而輓輸益利矣 七月丁丑陞右都御史王佐
爲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明神宗實

錄

是年大水河決狼矢溝淹東北各鄉村呂梁洪水乾

徐州志

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閏四月庚午以江西巡撫王佐
爲河道總督佐言治河以無事爲智不求穿鑿如狼矢

決口不可不塞黃河故道難聽久湮直河泛濫可虞泉源微涸當浚洳身尚多沙淺水櫃漸作桑田凡如此類亟應修舉五月丙申命暫止河工候秋班軍至日挑

浚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四十七年六月辛巳予原任總理河道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季馴祭四壇造墳安葬季馴歸安人嘉靖一十九年進士歷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間佳尋起原官晉刑部尚書十六年

復起總理河道右都御史陞工部尚書總河如舊二十
年致仕卒於家至是禮部覆稱季馴四任河漕民免魚
鼈廿年修築國賴轉輸雖有身後之株連難泯生前之
偉伐誥命已還卹典宜逮故有是命 十二月己卯總

督河道王佐乞休不允

明神宗實錄
年禮部爲謚典

詹叢云崇禎五
年禮部爲謚典

會議宜速懇請明旨申飭以伸公論以彰激勸事具
題奉旨易名重典不得久稽於是部臣自萬曆四十
五年起至崇禎五年止將諸臣事蹟彰明功在社稷
者彙送兩京九卿部寺詹翰臺省各衙門虛公博訪
循聲覈實於宮保尚書潘季馴名下書的應謚三字
又開注云本官勤績風餐露卧宏猷地負海涵當橫

流衝決之時而四府河任胼胝奚啻乎八年迨衆議紛紜之日而獨莫安瀾籌度更奇於三策以隄東水借水攻沙鑿鑿真稱碩畫日修繼月月修繼歲彬彬載有成書元協公評允宜的謚於時朝廷崇靳而不與本朝順治五年三月總督河道都御史揚方興特疏爲請明祀典以崇報功事奉

旨陳瑄宋禮潘季馴等六人淮黃永奠功在兩河準從祀禹王廟而易名之典以故國遺臣終未能逮也明季吾鄉三列九卿十數公董宗伯張司寇馬溪沈端靖竹溪沈恭靖皆科名繼世子孫簪貴而公且蟬聯五代至於今福廕猶未艾也予往來河上公之軼事猶嘖嘖在人口角司河者略能記誦其河防一覽中一二語其所施設便出人一頭地公之功真曠世而難泯公之名雖千載亦不滅矣

是年九月河決河南脾沙堽水由封丘曹單至考城

復入舊河總河侍郎王佐命河南管河道於本年十

一月築塞之

南河
全考

行水金鑑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四十四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明泰昌元年九月丙申

熹宗已登極矣

以總督河道侍郎王佐為

工部尚書 十月癸丑陞河道總督王在晉為漆設兵部

左侍郎 丁卯改刑部左侍郎陳道亨為工部左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明熹宗實錄

明熹宗天啓元年正月壬寅總理河道工部左侍郎陳道

亨疏辭新命不允

明熹宗實錄

是年河決靈壁雙溝黃浦由永姬湖出白洋小河口仍與黃
會故道湮涸總河侍郎陳道亨役夫築塞時淮安靈雨
連旬黃淮暴漲數尺而山陽裏外河及清河決口甚衆漚成
巨浸水灌淮城民皆蟻城以居舟行街市久之漸築塞

明史
豪

是年河決靈壁雙溝黃鋪而淮安山陽之裏河則決
王公祠楊家廟清江浦磨盤莊謝家墩鳳直二廠等

處外河則決安樂鄉顏家莊張家窪高堰武家墩等處清河則決龍王廟徐家路等處惟時水灌淮安新聯二城小民蟻城而居裏外河清河一帶漚成巨浸知府宋統殷知縣練國事力塞王公祠總河陳道亨行郎中徐待聘率同知趙廷琰估料荒度興工本年八月南河郎中朱國盛方受事奉行嚴督河官畢力堵塞其高堰武家墩則躬親課工清查鐵鍋石灰諸料照段拆修浪窩盡塞至明年工竣

南河全考

是年五月靈雨河淮交溢

清河縣志

明熹宗天啓二年二月丙申復原任河道工部尚書楊

一魁原職其子舉人楊時嘉奏請部覆從之五月甲

子詔卹已經復職原任工部尚書楊一魁並妻張氏任

氏一魁山西解州人嘉靖乙丑進士授行人選入南臺

歷郡守藩臬晉總漕河周咨荒度開武墩開黃壩以殺

黃流陵寢獲安既涉冬卿竟以河決蒙牆追咎削籍今

上御極言者訟冤狀得蒙恩卹十一月壬寅陞江西

巡撫房壯麗爲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 十二月乙亥

原任工部尚書兼太子太傅王佐卒佐鄞縣人萬厯癸未進士繇水部出守南昌迨晉工侍拮据漕河隨陟司空以疾請告終於里佐清白大節始終如一士論稱之

明熹宗
實錄

是年四月大水決郭家嘴平地水深七尺

徐州志

是年七月黃河口決圍繞睢城廬舍漂沒

睢寧縣志

明熹宗天啓三年三月丁巳河道總督戶部右侍郎房

壯麗中途稱病請告不許 五月己亥以河決盡蠲睢

寧縣糧 閏十月甲辰工科給事中楊所修疏陳三事

一河工祖陵之衛宜周也曹縣東平等處水歸故道而
青田靈壁一帶尚在汪洋呂梁洪夙號巨浸今竟淤淺
可渡水從旁溢逆折而南踰縷隄遙隄且逼近集石隄
矣此隄近障祖陵誠不可尺寸踰及今水涸宜嚴諭治
河諸臣審度料理以寬根本之慮

明熹宗
實錄

是年決徐州青田大龍口徐邳靈睢河並淤呂梁城

南隅陷沙高平地丈許雙溝決口亦滿上下百五十

里盡成平陸

五月庚子河決睢陽

明史
豪

是年七月山陽外河決乾溝新河西河決馬湖閘月

壩等處南河郎中朱國盛暨淮海道宋統殷會行淮

安府同知張元弼於是年秋築塞之更於清口大王

廟分水處建立磯背以遏上流之勢

南河
全考

明熹宗天啓四年二月乙酉提督操江熊明遇請軫念

根本疏曰黃河爲四瀆之長今乃羨溢大決流漂逼陵

秋水灌漚徐淮間殫爲河諸臣負薪沉璧勞逾瓠子費倍宣房斯固陰威違經之應而潤州毘陵一帶河水盡竭民不能漕此逆蠶見於地者又如此 六月癸酉河

決黃水洶湧魁山隄潰四散奔流衝裂徐州東南城垣

平地水深丈餘淹死人畜甚多

明熹宗實錄

是年六月決徐州魁山隄一向東北倒灌州城淹人畜房屋甚衆城內水深一丈三尺一自南門至雲龍山西北天安橋入石狗湖一由舊支河南流至鄧二

莊歷祖溝東南以達小河出白洋仍與黃會徐民苦淹溺議集貲遷城給事中陸文獻上徐城不可遷六議而勢不得已遂遷州治於雲龍而河事置不講矣

明史豪 江南通志
訛在天啓二年

是年六月初二日奎山隄決是夜由東南水門陷城頃刻文餘官廨民房盡沒漂百姓溺死無數六七年城中皆水漸次沙淤議復舊城 張璇高邑人由舉

人天啓四年任戶部主事時黃水暴漲上下驚懼六

月初二日璇促裝移署戲馬臺之聚奎堂是夜河決城陷典守無失人皆服其先見 八月大雨河溢

九月豐縣河決西洋廟口及十七鋪

徐州志

河決徐州總河侍郎房壯麗題請帑金鳩夫集料行中河郎中金元嘉大挑故道復加埽築塞之

河南河

全考

明熹宗天啓五年四月癸巳陞福建巡撫南居益爲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 九月丙辰兵科給事中陸文獻

條上徐州城守不宜改遷六議一爲運道不當遷每歲糧艘由清河而入近雖有加河可行然河勢狹窄冬春回空必資黃河故道黃水多泥而善走六十年前徐州以下號爲銅幫鐵底以河至此安瀾也嗣後呂梁之間當事者去其中流石挫以爲利於行舟不知河無關鎮常至泛濫所恃者官以倉庫錢糧民以身家性命爲防禦故不至他徙倘城一變遷則繕修防守必疎潰決之勢其妨運道不小也二爲要害不當遷徐城三面阻山

一面臨河南引邳宿北扼兗濟西扼汴泗一瀉千里之勢以障江淮險要之設舊矣金陵恃徐爲南北咽喉且黃河自西而東閘河自北而南皆合於徐城之東北而下阻河勢河阻城勢居然一重鎮也如近歲蓮妖發難環攻浹月而不得渡以故河南江北得免於難倘道鎮遠移餘孽竄伏而無扼要以根之無地方官督率居民以捍之萬一姦宄不測乘舊城之虛而據其內是又藉寇以窟而自失其天造地設之險也三爲有費不當遷

蓋主徙城之說者亦爲城基易陷不可復居耳然黃水所灌無不立淤者誠庠去城中積水使黃有所容去敗垣之當水衝者使黃有所入愈入愈淤不久已成平地就此酌量加高凡公廳之陷泥中者增其舊址取其舊材仍舊漆新而告成亦易也四爲倉庫不當遷徐設衛所宿重兵貯庫運倉改兌米一十九萬六千有奇差戶部漕郎領之今城遷則倉儲將徙之新城乎將因仍舊地乎圖新則倉糧之旱脚滋繁如仍舊則積貯之防衛

誰屬况部司兼攝稅務則部署不能遠河倉廩又豈能
遠河至官軍之防衛道鎮之彈壓其不能去河又明矣
五民生不當遷古有徙民實關中實塞下者明王難之
恐其便於富民而不便於貧民也今徐城之有蓋藏者
已他徙也其城外臨河而居者皆負販之細民也舉盈
於時詘而輕徙焉民方失廬舍之安又無濱水漁鹽舟
車之利民生無賴而國計妨矣六爲府治不當遷徐淮
以險重故有改州爲府之議若退處平地三十餘里其

去邳宿幾何而不已撤府之險阻乎况府屬道里適均
輔車相依碭與豐原各遠州百八十里而僻處一隅去
屬縣益遠亦何以成府之尊無已則有雲龍山延亘於
城之西南角相距可二里其間支河溝澮見漲爲平原
即於府城南稍培之以土俾與山相接因高而立之基
再建一子城設立郡縣倉庫於其內而以道部臣統隸
之其舊城則設衛驛遞而以鎮將統隸之以防雀行不
測則有突至之水患可無虞矣至原議留搜括八萬以

興新役國用既匱民力愈疲不如守此阨要留四萬以
因仍修築捐四萬以助工助遼所省巨而所全多也得
旨徐州負山臨河南北咽喉夙稱扼要只宜固隄保城
不必更州爲府其搜括八萬兩留四萬以備修築四萬
解進助工 丁巳吏科給事中黃承昊劾總理河道侍
郎南居益依傍門戶躡躑閩撫及陞總河遷延不至乞
速令休致得旨南居益依傍門戶削籍爲民仍追贓誥
命 戊辰陞總督三邊軍務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

史李從心爲工部尚書總理河道

明熹宗實錄

居益字思受渭南人萬厯

二十九年進士巡撫福建五年遷總河魏忠賢銜居益遂削籍去閏見明史豪

明熹宗天啓六年七月壬申淮揚廬鳳各府屬春夏旱

蝗爲災入秋霖雨連旬河溢海嘯濱河之邑如泰興一

縣海潮江浪一夜驟湧廬舍衝沒人民溺死者無算總

漕蘇茂相具狀乞賑下其疏於部

明熹宗實錄

是年七月初九日黃河決匙頭灣洪流倒入駱馬湖左右自新安鎮以下邳宿城外週圍皆水蕩然大壑

田廬淹沒數月少減

淮安府志

明熹宗天啓七年正月乙亥特命原任司禮監秉筆太監崔文昇著總督漕運疏通河道查覈京通等倉前去會同該部科道及漕臣河臣等官將天下地畝等項額數銀兩及漕運歲到糧儲數目於出納之際本折若干存發若干各按冊籍細加查核必盡翻窠白徹底澄清朕既各委親近內臣亦必重其事權專其責任而後可以責其成功其各用敕諭關防所司各行擬給使振刷

夙弊丕變新猷以復我祖宗設立京通漕運等倉之初

意

明憲宗
實錄

天啓七年九月庚辰以藩封大典叙錄沿河効勞諸
臣總理河道都御史李從心加太子太師陞廕一級
巡撫山東都御史李精白加兵部尚書總督漕運都
御史郭尚友加戶部尚書 十月己酉河工積逋銀
自天啓元年至六年止共二十七萬六千八百三十
兩太監崔文昇疏聞旨令勒限嚴追仍令以後徵收

椿草等銀總解一庫歲終會同總督細加查核並立
考成法以殿最有司 十二月戊戌以少保兼太子
太師總理河道李從心改戶部尚書總督倉場 庚

子大理寺卿張九德疏辭總河新命不允 丙辰張

九德陞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提督軍務

崇禎
長編

崇禎元年二月丁未浙江道御史范良彥言河流自
潼關入汴延袤千里開封以西多山水行地中未甚

爲患至銅瓦廂而東盡皆平野沮洳下濕潰決不時
故羅家口蘇家林王家壩諸處歲築塞無虛日而其
所需一應埽料若柳稍椿草蓼麻等項例招商運買
緣官價太少未及其半故商人不承遺累里甲兼之
行水之地樹木凋殘咸市之數百里外脚力有費催
船有費搬運有費交卸上納又有費合計歲發官銀
一萬兩百姓必賠五千餘金而遼餉等額外之輸不
與焉中州腹心之地困苦至此若不講求長策兩河

赤子何有見天之日因思河南各府原有額定河道
歲修錢糧有司征解不時拖欠數多夫此項錢糧即
使在民若無拖欠係別項借支亦當速抵原數聽河
臣湊手即發如臣所言柳梢等項招商辦買一一準
之民間公平價值或使少沾利息人自樂就濱河小
民其有瘳乎旨命飭行 四月甲午陞總理河道提
督軍務丁啓濬爲刑部左侍郎 七月己巳河道總
督李從心罷

崇禎
長編

崇禎二年十二月庚午總督河道李若星入援

崇禎

編長

是年春河決曹縣十四鋪口 四月決睢寧至七月

中城盡坍總河侍郎李若星請遷城避之而開邳州
壩洩水入故道且塞曹家口匙頭灣逼水北注以減

睢州之患從之

明史
豪

是年四月大水決郭家嘴灌石狗湖平地深七尺由

下洪漸入黃河

徐州
志

是年辛安口決大水衝城沒及女牆官舍民居漂流

一空

睢寧縣志

崇禎三年二月辛亥總督河道李若星疏奏睢寧水患至於城池潰決人民蕩析固百年來未有之奇慘也臣與司道廳縣諸臣僉議淤沙壅塞之場根基既不堅固又沿河數十里盡皆泥沙深者丈餘淺者七八尺求一段故隄不可得若於此築隄恐隨築隨潰徒擲金錢於洪波巨浪中河患毫無補救則南岸新

隄之不必驟修也明矣若露鋪決口始於天啓丁卯
之憂迄今四年於茲涓涓不止漸成巨川其潏漾澎
湃之勢方山嶽可撼陵谷可遷此豈尋常決口而欲
埤料塞之乎則露鋪決口之不能堵塞也又明矣計
惟有開邳壩復故道沿河築舊隄以爲補偏救弊之
策耳今細尋邳州新築壩內別有一泓環繞羊山之
前從此挑濬便可洩水入故道俟工完水漲即開攔
河壩分正派以殺水勢將露鋪來口之壩借作迎水

之用在堵塞曹家口是頭灣諸處逼水北注則泛濫之勢自消而睢寧之患可減此目前最急工程不容時刻緩者其睢寧舊城湮潰已經三次去年四月十四日水漲湮而未潰至七月十五日隄壞而城始坍其間歷時三月士民猶得移徙若再因循不遷貪沃饒之利而忘沉溺之害洚水復至未有不胥人民而化爲魚鼈者況此城昔如釜底今已淤塞就平仍此故墟終爲陷穽所當即行撫按定議移城不得以縣

民安土重遷付之不問也前項募夫辦料計用銀八十六百二十六兩有奇應於淮安府山陽縣河道項內動支所當并力上奏 四月辛亥總理河道李若

星疏解俸薪銀五百兩充餉優旨納之 五月戊戌

總督河道李若星疏解祖陵皇陵節省銀助建德陵

命到日覈收 十月甲子起朱光祚爲工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崇禎
長編

崇禎四年十月丁未刑科給事中常自裕上言今歲

災異疊見黃河橫決淹沒原武陽武封邱延津四縣
盡成湖沼民爲魚鼈詎意昊天不弔夏旱秋霖河水
懷襄載胥及溺致產賦之區一望灌莽淪陷之後大
半逃亡詩云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哀恫中國具贅卒
荒言念及斯不覺潛然爲民父母者於此時敬天之
怒毋敢戲豫憫民之艱不遑啓處拯溺救焚卹災捍
患朝夕皇皇猶慮弗及而尚畏考成之令嚴催科之
條恐此二三子遺非垂而就斃則挺而走險耳兩河

之間不又爲秦晉之續乎

崇禎
長編

是年夏河決原武湖村鋪又決封丘荆隆口敗曹縣
塔兒灣太行隄 六月黃淮交漲海口壅塞河決建
義諸口下灌興化鹽城水深二丈村落盡漂沒遂巡
踰年始議築塞興工未幾伏秋水發黃淮奔注興鹽
爲壑而海潮復逆衝壞范公隄軍民及商竈戶死者
無算少壯轉徙丐江儀通泰間盜賊千百嘯聚至六
年鹽城民徐瑞等言狀帝憫之命議罰河漕官而是

時總河朱光祚方議開高堰三閘淮揚在朝者合疏
言建義諸口未塞民田盡沉水底三閘一開高寶諸
邑蕩爲湖海而漕糧鹽課皆害矣高堰建閘始於萬
厯二十三年未幾全塞今高堰日壞方當急議修築
可輕言開浚乎帝是其言事遂寢又從御史吳振纓
請修宿寧上下西北舊隄以捍歸仁

明史
吳振纓

御史
疏載

在六
年

是年河決荊隆口趨張秋六年始塞

河南
通志

是年八月大雨河溢

徐州志

是年九月河決西洋廟口及十七鋪口邑大水

蕭縣志

豐縣志同

申佳胤字孔嘉永年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儀封知縣

靈雨河決艤舟怒濤中率衆塞其口以才調杞縣歷

太僕丞殉節贈少卿

本朝賜諡端愍

明史

崇禎五年二月癸未工部尚書曹珖疏覆河南巡按

李日宣條議河道四款其一爲職掌宜明從來印官

河官均任河防責原相等按臣議印河分認職掌以各按功罪不惟交制且以相成從前諉卸之習今始可以盡破至中州之河道即運河之部臣一切防河事宜尤應躬親督核其一爲支收當講凡河工物料買辦收存支放弊竇多端耗費無紀按臣立議官買通計物料就歸德開封二府裒益價值使之均平責成印官自買小民旣免派擾物料必無折乾此爲便計其一爲核實工役河防易墮率由夫役多虛冒與

工精無實用耳必使夫役既無影占工食始免虛糜
是宜按月消算通行截給每月終印官出印領關支
不遲一日不冒一工如有包占侵剋與工料不實即
以爲印河之功罪其一議遷改河官防河重在秋水
泛漲之時呼吸安危頃刻而判此後道臣陞遷務在
冬季之後期於不悞秋防至河廳設立同知通判從
來已久其陞遷選授當一遵此法不至大相懸絕可
也 三月丁未河道總督朱光祚疏奏崇禎四年夏

秋霖雨爲災黃淮湖海交漲衝決淮安府山陽縣黃河新溝口三百五十丈中深一丈六七尺蘇家嘴一百六十五丈中深一丈二三尺工大費繁迄今未經修築臣會同總漕李待問及司道廳縣親行勘估約新溝口工料二萬七千八百七十兩有奇蘇家嘴工料一萬七千六百五十兩有奇二項共需銀四萬五千五百三十餘兩臣已陸續湊集各項錢糧責成郎中徐標暫駐淮安府料理乞敕工部酌覆行臣轉行

瀕河司道督同各府佐河官一體遵照辦築如限報
完章下所司 五月丙午擢天津兵備參政朱大典
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時東撫久缺戶部尚書畢
自嚴工部尚書曹珙等請以總河尚書朱光祚移鎮
省城兼攝其事下部酌議吏部尚書閔洪學覆奏會
推新撫勢必少需時日而事機難緩河臣朱光祚威
望夙著見在濟寧可以朝夕受事應令兼攝巡撫料
理戰守實係便計即以總河關防行事俟新撫入境

接管可也帝以新撫已簡用當令刻期赴任光祚不必移鎮印務付劉宇烈兼攝 八月癸未直隸巡按

饒京疏報黃河漫漲泗州虹縣宿遷桃源沭陽贛榆山陽清河邳州睢寧鹽城安東海州盱眙臨淮高郵興化寶應諸州縣盡爲淹沒而天長高郵寶應泰州興化處處盜賊公行懇求皇上大沛恩膏因使再飢之民不愁追呼而專求生計庶恒心少留寇盜亦可少弭也帝命撫按嚴督道府州縣撫字勦戢仍將被

災實情勘明以聞 十一月丙辰直隸巡按饒京以
江北淮安諸郡連歲災荒流殍載道疏奏爲災民年
年之計莫如築新決河口一著淮之鹽城廟灣揚之
興化寶應皆綦布於河海之濱黃河之水順流入海
所恃此兩岸之隄今年水汎河身倏遷復將蘇甯建
義等處決兩大口各二三百丈河水直從兩決口奔
迅而下入射陽湖遂使相近各邑盡沉水中民所以
無家無食而思盜也雖塞決工力頗大然不塞恐所

失倍多所當乘時議築即驅此飢民爲荷鋤戴畚之舉將兩利俱存此又救災之長計也已未直隸揚州府高郵州寶應縣災民楊元達等疏言寶應首當黃淮下流之衝去歲六月旣遭水患流移尚未盡復不意今年六月黃河漲溢淮安蘇家壩復潰數百里之間廬舍悉沉水底寶應逼近淮黃水之來也獨先水之去也獨後自六月至今已及半年水勢不退無復種植之望加以功令嚴切漕米轉盼開徵民間各

頃催科雜然並起窮民無衣無食舍死計復何之願
垂念瀕河下邑兩被異災準將本年漕米及一切逋
欠錢糧慨賜蠲停仍大發帑金賑濟俾守死不去之
飢民不至畏徵而再竄則祝頌皇恩世世以之矣章
下所司 十二月丁卯山東道御史吳甡以揚州府
屬興化等州縣自崇禎四年六月水漲隄壞決新河
蘇家嘴建義口等處修葺未成至今年六月蘇家嘴
等口又復大潰由鹽城而興化而寶應高郵無處不

被其害其高寶一帶漕隄如金門閘九里七顆柳及
淮安二城闕等處又在在告潰數百里內村舍田廬
漂蕩一空老弱飢溺之情鄭圖難繪在計臣亦知興
鹽爲異常災傷矣而興化漕糧止議半折又每石折
銀八錢夫興化受水劇於鹽城即令全折亦難完納
神祖時曾截漕糧數十萬石以振山東飢民今獨奈
何吝此數千石米不以卹災黎也至按臣言塞河一
事尤中肯綮業蒙明旨詰責矣然時日已久若長隄

不爲速築黃淮永無歸海之期而興鹽等州縣長爲
衆水之壑兩淮鹽課數百萬何所取給大盜出沒其
間漕運咽喉從此斷矣其關係何如者及今冬末春
初水勢稍退施力頗易至若明年桃花水泛瓠子興
歌農時一奪終歲失望伏望嚴敕漕河諸臣選委廉
能府佐州縣正官會勘確估分理其事責道府董其
成而撫按操三尺繩其後嚴限今冬十二月內興工
明年三月內報竣更預懸賞格築塞堅完者紀錄優

擢遲緩疎虞者重議加罰如是則金錢不致委之逝
波而責任克專功罪不爽方無委卸之弊矣帝謂河
決貽害如此所設總河重臣謂何著朱光祚會同總
漕李待問速行勘估刻期興工務在堅整早竣其蠲

卹事并議以聞

崇禎
長編

是年六月河決孟津口橫浸數百里

明史
五行志

行水金鑑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四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陳炳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四十五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崇禎六年五月己未吏科給事中吳麟徵疏言河決之患於今三年總河朱光祚望洋而歎幾倖於神河之時徒識者已知其不能矣然以運道言則亦漕臣事也以地方言則又撫臣事也今督漕而兼撫者李待問也待問

安得晏然已乎按黃河之勢如歸仁隄決以泗州為壑而
祖陵有汎濫之憂睢寧河決以淮揚為壑而州縣被吞噉
之患今蘇家嘴新溝口各決數百丈河水不東歸海而
從決口南下灌山鹽高寶興泰數州縣淮揚淪溺則鹽
課不興運道堙塞則京師坐困此孰非漕臣之憂而度
外置之矧此二決去河臣千里去漕臣僅六七十里乃坐視
昏墊之民了無纓冠之救使百萬生靈無半菽之果腹無寸
祿之棲身田廬塚墓陸沉海底登城而號仰天而泣誰司

民命而曰治河非我事也兩淮爲南北咽喉國家以
重臣鎮之轉運之外俾以軍務責之撫綏非尋常節
鉞可比今民生日見死亡盜賊日見生發彼紅袍黃
巾出沒於江淮湖海間者儼然與撫臣爭衡逼處而
莫敢問至若通泰之鹽徒蕭徐之妖孽古今竊據之
雄往往出此倘河工無告成之期災黎絕更生之望
聯翩四起滔天之勢不在淮黃而在封疆待問即欲
諉卸亦何從而諉卸乎章下所司 六月己巳鹽城

民徐瑞等疏言淮揚兩郡計二十一州縣四面地形皆高而興化鹽城地居窪下所謂澤國也且四瀆之水黃淮最巨交合於清河口而東歸於海瀕海一帶鹽竈星列有范公隄障之始免浸沒之患自四年六月黃淮交漲隄潰河決水不歸海而從建義諸決口下灌興鹽等縣懸水數仞勢若建瓴數日之內水深二丈千村萬落漂沒一空至五年四月始議築塞費金錢數萬止完新溝一處延至七月伏秋水發前功

盡廢黃淮之水奔流下注皆以興鹽爲壑尤可異者
四月三日海潮迅發范公隄衝壞數處狂濤巨浪排
空而來近隄鹽場室廬牲畜及軍民商竈漂者沒者
死者無算失今不治久之興鹽兩縣與大海混合爲
一而鹽課漕運從此俱壞此豈尋常水患可不爲之
寒心也至小民流離死徙之苦前此兩年尚有稍裕
之家儲積之餘竭貲盡力從事南畝不謂支祈著孽
兩肆稽天將垂熟稻田盡付陽侯處處村舍悉爲蛟

窟而人與財俱盡矣今年水積不退浩瀚仍前自去
歲七月以來如江如海併往日水澤之利魚蝦荷藻
之屬一望茫茫何處尋覓今二麥未種三春不耕欲
采樵而無路欲煮海而無鹽欲賣女而無受買之家
欲鬻田而無交易之主衣裳無典質之具富室絕稱
貸之門身衣鶉結之衣人食犬彘之食以故老弱僵
卧道殣相望少壯轉徙飛鴻滿路棄杼流丐於江儀
通泰之境而其力不能移飢不能支者或夫妻引頸

雉經樹梢或子母投河葬身魚腹而最可傷者新任
教官王明佐無俸可支欲歸無計忍餓經旬自縊衙
署官尚如此而況民乎怨號之聲上震天地水熱交
蒸結爲癘疫而死亡者又不可以數計也嗟乎使人
止於死亡則亦已耳而無奈閭左惡少城市不逞之
徒莫肯忍飢待斃甘心爲盜東西嘯聚千百成羣以
棹楔爲矜戟以帆檣爲戰馬殺人如麻膏血川原如
近日沙家莊湖北莊等處所過殘滅其來也千人爲

隊勢同席捲其去也湖天爲家任其出沒而海外巨寇以千萬計飄忽無定縱橫任意新興上岡一帶幾同戰場臣等有不忍言者逃亡之家反作寇盜之寨蛟龍之窟盡爲豺虎之場致河道阻絕糴販不通市無米肆厨絕烟炊比之晉豫慘毒萬倍按戶口圖籍民之死者十三逃者散者及聚而盜者十四僵卧孤城難保旦夕者十存一二耳有司雖賢慈母不能撫斷哺之子循吏豈能保垂死之民哉惟我皇上惻然而

爲之計臣等雖死爲餓鬼亦感天恩不朽矣得旨准
揚屬邑淪沒朕甚憫之河漕各官不繕治隄防致茲
流離其議處以聞 八月癸亥以劉榮嗣爲工部尚

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崇禎
長編

是年三月十五日廣東道監察御史臣吳振纓謹題
爲河隄修築久稽祖陵浸噬可慮謹以籲控未及河
患緊要仰祈嚴敕急築以救墊溺以固根本事竊惟
我國家千百年之王氣本於鳳泗祖陵即如黃河之

發源星宿海不可淤遏者也神河遷徙不常衝決靡定所可以人力用事者不過溢者捍之則恃隄瑕者堅之則恃修潰者塞之則恃築費半而功倍乘隄未全潰水未汜濫之時晝夜拮据人工物料皆實少侵冒塗苴之弊則恃速夫沙泥逐水而下故河身漸高徐邳睢宿之間往往水平於城蟻穴不支遂同魚鼈室廬漂蕩畛隰江湖自崇禎四年黃河橫流處處受馮夷之害至五年靈雨挾稽天之浸東南瀕漕之州

邑無不載胥及溺上下號呼然如睢寧災民僅控沉
淪之苦求改折蠲卹而未陳河患之繇前御史吳牲
河決一日不塞之疏繪真情慘深切聖主警余之憂
然高寶興鹽一帶所急在新河蘇家背建義口三處
業奉旨查勘估計責成興役然黃河歸墟之下口非
祖陵關係之上流也蓋鳳泗之水淮近而河遠故歸仁
一帶之隄防淮而不防河以睢寧上下舊築西北長
隄數百里障河之橫而東其流以歸於海此歸仁之

外捍也向漕運走徐邳則爲漕護隄歲勤修築自直
河改運而急漕者視此隄爲緩且邳州築其攔壩羊
山塞其分流水盡逼於睢寧有不容不決之勢矣故
如餘堡雲堡露堡湯家園諸口先後俱決是向之黃
與淮至清河始合而今之黃水潰漫睢寧最下與淮
合併沿蘇無涯歸仁隄失其捍蔽而兼之黃強淮弱
狂怒奔衝非一隄之力所能底故修歸仁所以衛祖
陵而不堅塞睢寧外隄之決口則水勢吞天歸仁單

薄每歲黃河泛漲桃花瓠子非但數百萬生靈不堪
久作沉蛙而祖陵萬一再驚何以慰皇上之孝思此
憂河者所未全計而不知爲治河之要著也錢糧浩
繁河臣蒿目然當大壞極盡之日不得不爲一勞永
逸之圖夫古今治亂以抑洪水與兼夷狄治亂臣賊
子並稱則不得以闕 齊晉之禍爲烈而以懷山襄
陵之割爲淺也至於災疫之民死亡流竄什不存一
則穫薪久浸不宜復派工料使殘黎苦賠累之波萍

梗無依豈可空役子遺俾顛仆作淪胥之續地方有
司倘仍踵夙弊奸胥猾吏攤派擾民沿河大點賤收
貴賣通同管河之官每兩止發七八錢而買運交納
費至三兩者又闔縣報差報役用賄買脫及包夫顧
募得財無夫者又一埽用柳枝木椿蘆繩柴草等件
大者百金以次俱數十金而以少作多虛冒官錢者
種種騷害弊難盡書故河決之禍大而顯治河之虐
慘而深夫不見淮揚之光景乎有水無地有地無田

有田無人有人無稅自徐邳而下大江而上千餘百
里以商旅輻輳之區爲盜賊依踞之所邑里蕭條水
陸幾斷不知者以爲鹽賦所出疑爲富庶而民愈貧
商亦愈困災日久鹽亦日艱竈戶蠢蠢必爲將來之
憂且曹濮相連海氛不測不思以生之養之勞之來
之如愛身者先護咽喉以通五穀而後可講調理滋
益之方是在州縣實心愛民董河官親身查歷毋使
難設處之金錢委諸逝浪已陷溺之赤子再納溝中

是所當嚴加申飭者也伏惟聖明采擇施行奉聖旨
本內歸仁等隄修塞事宜著該部詳酌議奏其官胥
通同侵冒差派害民等弊該督撫按向來何無糾參
即著確查指實奏來不得庇縱淮揚災患堪軫已有
屢旨著嚴飭有司核實節糜以示存卹該衙門知道
七月十一日御史吳振纓又題爲河患潰壞已極
漕河分合宜明祈慎簡才智精敏之臣以責半載成
功以保國家命脈事竊我朝之治河與前代異何也

前之河以河論利害今之河以漕論利害故害河即以害漕漕重則河愈重夫設總河以董河工設總漕以管漕務皆以重臣稱督在無事之日如庖人尸祝各有所司彼此不必代也然漕之於河正猶舟之於水汜濫多漂沒之患淺涸有梗塞之憂宜修築者一以爲鞭長而不暇及一以爲局外而若罔聞宜疏濬者一以有分司而聽其開除一以有專局而漫無經理及河決民魚溜險漕誤輸載者方爲將伯之呼分過

者似有代桃之惜臣以爲河工之錢糧在河臣而地方之禍烈在督撫如遇風者豈坐待乎長年救懸者不倩梯於魯匠此主伯亞旅各殫心力彼此難相諉也故以漕論漕凡水次之稽延官旗之翫縱淮洪之過期此漕之罪也至旱乾水溢出於天而欲以人力齊之不能不與河臣同司其咎不幾爲巡漕屈乎以河論河督臣旣領專轄部司各有分提至如兵巡等道原有備兵治民之煩而漕旣推挽恐後河亦奔命

不遑功未同居罰與並議不幾爲司道屈乎然總之
急漕以急河以功令之切挽漕事之窮諸臣亦難辭
責也况河之害又不止於漕乎臣讀淮安災民徐瑞
等奏而爲之泣然涕零且猶有未盡之籲也試以鹽
城言之淮安原係水國十一州縣爲宇內極貧苦之
邦惟鹽城一縣產米故漕米三萬三千每年九月全
完尚載米十餘萬石賣隣封以完漕兌鹽城旣沒必
轉鬻於江楚淮民其能堪乎謂淮之無漕可且鹽城

興化地窪瀕海鹽場獨多范公隄一障之內萬竈星連而決口蕩然商竈盡沒謂淮揚之無鹽課可又高寶亦非故隄淪胥處處見告湖海淮黃盡作盜藪謂江北之無淮揚可以此言之而河功之萬利萬害具可寢食寧旦夕緩乎然治河難言之矣非有驅鱷射潮之精誠不能與海若爭順逆非有舟車輜櫓之艱瘁不能以精衛鼓百司非有竹頭木屑之細密不能使錢糧無尾閭非有相高下度分合因勢利導一勞

永逸之明智不能使玄主告成事如河臣朱光祚
敏練長才前以老成見推而年當榆景視聽不全言
者未嘗求多用舍自宜速斷漕臣李待問駁歷已深
視漕不爲不苦災患年甚一年縱河有可卸之擔而
撫無代諉之咎在遠近皆以爲不可即兩臣自信其
難勝矣皇上洞觀萬里根本所係每念惻然明旨屢
申嚴加鞭策然臣之任事者氣與神耳氣暮者不再
朝神荅者不復旺今計水怒將偃自九月以至二月

半歲之間冰汙居半一人誤則誤千萬人之功一日
弛則害億萬家之命堯以不得禹爲已憂今固無禹
豈無聰明無恙精力鼓舞者足以破因循之習爲瞑
眩之圖乎此臣之所以繼諸臣部覆而再請也抑臣
緣河事而有慨於捐助節省之名其爲害不淺已祖
宗每事設制豈節約之意獨疏而嘗以有餘供經費
如河上歲修二十萬使以二十萬金每年處處巡督
實實修濬河患必不至此而前總河李若星何邀捐

助之名以歲修輸十餘萬也捐助奉旨而停則不得
不言節省矣不於稽覈務實修而借恡惜爲撙節於
是決口應築以補苴塗目前淤塞應挑以虛役消故
事醞釀決裂今節省者何在乎因而推之直省自撫
按以至守令果真心爲地方者有節省可報贖鍰可
捐多積穀以備凶荒繕城池儲火藥製器械以防戎
莽庫藏大小亦必有多寡之積以應急需必不至一
動倉皇立時潰敗如萊州七月之圍非前官貯庫中

硝黃萬計復掘地得油若干則城必不守若人人墮
此遠慮過於曲突徙薪乞皇上以此爲天下風凡地
方有節省捐助錢糧即聽爲地方備禦之用造冊申
報以俟查覈毋驚涓滴之名虛善後之策敢因河漕
而并及之伏祈聖明采擇施行奉旨河漕國儲甚重
決口未塞公私交害詎誤諸臣已經分別示警嚴飭
責成如再不效自當重論至河防積壞總由各官翫
泄豈得以捐助節省藉口該部知道

吳侍御奏疏
侍御名振纓號

險育烏程人萬厯壬戌進士疏中所言捐助之銀不由天降不從地出豈果出之私囊節省錢糧無非浮估於前實銷於後巧立名色愚弄朝廷此乃明末之敝政乎

崇禎七年二月壬申賜漕運總督楊一鵬河道總督劉榮嗣等銀幣有差以建義決口告成也 六月甲

戌河決沛縣之滿壩及陳岸水口

崇禎
長編

崇禎八年八月丙午巡漕御史倪於義糾河道總督劉榮嗣欺罔悞工諸狀帝令所司按問以聞

崇禎

長
編

是年九月庚戌總理河道侍郎劉榮嗣下獄瘐死

明史

蒙

崇禎九年七月辛亥總理河道周鼎疏言塞決將成

忽有旁潰嚴旨責成確估辦料刻期報竣經管官指

參重治

崇禎
長編

是年河決長山參議徐標率河防同知張俊英塞之

江南
通志

是年六月河決長山隄口塞之八月豐薊河溢大水

先是懼河之決會通也北築太行隄西起虞城界東抵沛縣復築縷隄用護太行西起虞城界東抵張村站又上自茶城下歷三山抵雙溝兩岸長隄之上每三里設鋪一所每鋪設夫十名外更設游夫巡邏協力防守房村設貯河料廠

徐州志

是年八月河溢大水

蕭縣志

是年秋霖雨三月黃河泛溢邑大水

豐縣志

崇禎十年六月辛酉以河水潰溢將道廳官文運衡

陳六谿分別降處并敕總河臣作速詳查決口辦料

修築 十月庚申徐鑛管理清河

崇禎
長編

崇禎十一年三月丁亥總督河道周鼎疏言挑濬愆期印官悠忽內糾滕縣知縣王俊民宿遷知縣劉毓秀汶上知縣葉增光應加議處帝從之仍諭晝夜儆工不得玩泄 八月己未工部疏核河工得旨新河浪費錢糧不準消算姜采旣非經管錢糧其經手之官何置不問著該撫按一并核議抵補具奏 九月

辛酉浙江巡撫熊奮渭疏報兩浙疊罹水蝗章下所

司

崇禎
長編

崇禎十二年三月己卯河道總督周鼎疏言恭進捐

助帝命照數察收 七月丁巳大學士薛國觀等捐

助河工旨照數驗收 八月庚寅帝以河江急需命

將王體乾沒籍銀兩盡數發與管工侍郎乘時挑濬

崇禎

長編

崇禎十三年正月丁巳陞張國維爲工部右侍郎兼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仍帶住俸降二級總理河道提

督軍務

崇禎
長編

是年大旱黃河水涸

睢寧
縣志

崇禎十四年八月戊申敕封河神金龍四大王加弘

佑感應四字九龍神加翊運二字

崇禎
長編

崇禎十五年正月乙未守備印司奇誣奏總督河道

張國維十二大罪帝令回奏國維具疏辨司奇先爲

國維以浮躁叅劾者也 九月壬午黃河決朱家寨

衝破汴城并衝賊巢溺死者過半周藩踉蹌趨渡河
北冠紫絨帽衣藍狐裘乘四人柳木肩輿並王妃世
子宮眷三十餘人內侍三四人攜舊簏三隻暫寄柳
園坊所司馳聞得旨汴城水患異常周藩暫渡河北
倉皇遷徙深軫朕懷所有護安事宜禮部速奏 十
月戊申總河張國維疏請養母不允 士子工科給
事中李士焜疏言臣聞賊欲決河非一日矣然不即
引水灌城者其志在金帛子女坐困城亡恣其所取

耳遙聞秦兵出關恐盡力迎敵則圖汴必疎是以藉
河北之捲噬當鋒敵之屠戮嗟此數萬生靈葬於魚
腹金隄一決玉壁難沉誰取淇竹而障之哉督臣侯
恂不據實入告乃曰河徙異變夫黃河效順三百年
於茲矣何無事之日則爲安瀾賊圍未解忽爾泛漲
耶皇上無隱不燭恂敢於欺朦是誠何心也昔賊困
歸德恂之子舉人侯方夏率領家丁斬關而出殺死
守城生員數人滿城鼎沸遂不可守皇上試問恂家

於郡城既破矣家口何以獨全臣不知其何辭以對也恂有倡逃悞國之子使之高擁旌旄能服三軍之心哉若孫傳庭藉口募練逗遛不前發兵匝月尚未抵汴致闌閹化爲蜃宮尚侈言軍容之盛紀律之嚴是國法所不貸也得旨汴寇久稽殲勦督鎮俱難辭咎嚴諭屢頒侯恂孫傳庭正在辦賊朝廷惟課成功不必苛議侯恂見遭家難何得云獨全 己未總督河道張國維奉詔趨京道奏鎮臣劉澤清面語臣流

寇乘九月水漲令黑蛇劉都古決河灌汴汴城被衝
周藩播遷賊壘亦潰又別開水道過入城根兩月以
來城內之水幾與城平臣愚請浚故道引歸淮泗庶
二陵無虞運道不枯已飛札督臣侯恂撫臣王永吉
高名衡調發官兵扼防決口帝是其言命所在協力
修築 庚申禮科都給事中沈允培疏言河患與寇
患並亟請專敕才望大臣經理其事得旨狡寇逋誅
致河水潰決藩國播遷援師已集該督鎮力圖勦蕩

不得藉口河變縱寇壑鄰 總督河道張國維疏言

舊河臣周鼎以阻淺罷職宜復其官帶劉榮嗣以淤運並其子追比斃獄止存幼孫宜賜矜宥章下所司

丙寅浙江南御史周燦疏言汴城河決請敕按臣確察是否天災抑由賊計則督臣之欺罔不可飾也且河形已徙則漕運必悞宜敕河臣相度經理得旨汴溺情形是否由賊灌天災著速行察明目今築塞應否設官督理所司看議 十一月乙亥總督河道

張國維疏言先臣宋禮治河通漕功在社稷今廟祀
南旺薄田數畝敗屋數楹世祀生員宋崇光衣巾酬
恩未盡請優與錦衣世廕永鎮南旺章下所司山東
巡撫王永吉疏奏黃河之決大抵水衝朱家寨衝決
汴城東門直走睢陽洶洶東南直下鄆陵鹿邑正當
其奔嚙之衝則亳州泗州必受其害泗州地形窪下
祖宗重地在焉恐不免昏墊之虞矣曹單定陶一帶
皆山東地方在汴河下流若論徐邳清宿一帶皆南

直地方則曹單復爲上流皆見行黃河故道也今新
河旣開則舊河自涸上流旣斷則下流自淤固相應
之理而必至之勢耳千里運河一旦遷改乾涸之久
漸成平陸思及於此真可寒心至於賊衆俱在河西
歸德府及隔越於河北山東河險已無可恃非派撥
大兵分信扼防難免暗渡此河形賊勢之大略也伏
乞皇上立簡總河臣星馳受事或築塞以遏狂流或疏
鑿以分水勢并乞敕下督臣侯恂河南撫臣高名衡

酌調兵將按地計程築墩堡置火器設遊兵防河一
如防邊之法保全一綫咽喉若夫鳳泗水勢有無浸
及陵園總漕臣史可法行將馳報今尚未敢遥揣耳
得旨汴河衝決關係陵運水勢直下情形詳議馳奏
河臣黃希憲著星馳捍禦 丁丑總督侯恂疏奏汴
城河決兼賊勢披猖標下副總兵丘磊懷標署總兵
白邦政率兵駕船濟渡難民十餘萬盡歸北岸請賜
賑卹得旨察明議叙見今村集散處飢困可驗該撫

按設法安排賑濟不得坐視 十二月己卯命工部
侍郎周堪脩治汴河發御前銀十萬兩并敕所司
不拘何項錢糧實撥濟用期以二月竣工 十二月
戊子巡漕御史沈向疏請治河略曰汴梁城後有老
隄以障之再後有黃金隄以障之宋帝建都仗此黃
河保護東西二京乃一時不察遽從朱家寨決開小
隄欲灌賊而賊復大決以灌城汴城已成新河舊河
竭矣河北失此天險可憂甚大且虞水注二京所關

更鉅況目今尤急者澎湃之巨波盡泄新河而董口
無水回空糧艘何能越乎從董口至清口臣雖飭該
管各官造壩蓄水然寨寨而過之水即戮力挽拽亦
似登天再入深冬下注之勢已靜而中蓄之漲盡絕
來年重漕將何計哉又聞原決兩口水已不流又從
西越二里新決一口濶一里餘其洶湧之勢較之前
口更急計水九分而舊河止一分矣是前決一口今
決兩口矣先口止窄而緩新口愈寬而險矣伏乞皇

上速遣督工大臣星夜抵豫不惜巨萬金錢乘此冬
令水馴之日繕堵決口逆挽狂瀾還返故道則目前
之回空得行而來歲之重運亦通陵寢可以無虞而
神京亦恃天險此正呼吸俄頃之際倘緩須臾水勢
南奔日久益難挽回勿謂臣言之不早也章下所司

崇禎
長編

流賊圍開封久守臣謀引黃河灌賊偵知預爲備乘
九月中水漲令其黨黑蛇劉都古決河灌城城內之

水幾與城平民盡溺死總河侍郎張國維方奉詔赴京奏其狀山東巡撫王永吉上言黃河決汴城直走睢陽東南注鄆陵鹿邑必害亳泗侵祖陵而邳宿運河必涸帝令總河侍郎黃希憲急往捍禦希憲以身居濟寧不能攝汴請特設重臣督理命工部侍郎周堪賡督修汴河

明史
稟

崇禎壬午寇圍大梁汴人死守不降有獻策高巡撫名衡者曰賊營附大隄決河灌之盡爲魚鼈矣周王

募民壘羊馬城高厚如岸援兵掘朱家砦口賊黨覺
移營高岸多儲大航巨筏反決馬家口以灌城河驟
決聲震百里排城北門入穿東南門出流入渦水渦
忽高二丈士民溺死數十萬

靜志居
詩話

開封城北十里枕黃河至是賊圍城久人相食壬午
夜河決開封之朱家寨溢北城越數日水大至灌城
周王恭枵走磁州以巡按御史王漢舟迎之也巡撫
高名衡推官黃澍等俱北渡吏卒倉猝各奔避士民

湮溺死者數十萬人城俱圯賊屯高地獨全開封古都會富庶甲於中原竟成巨浸水大半入渦入泗入

淮與故河分流邳亳皆災

明紀事本末

自汴城灌壞蘭陽縣黃河洄如平陸

目遊四海記

是年流寇決河灌汴於是河南一帶流緩沙停河身

淤澱之禍實基於此

淮安府志

崇禎十六年二月乙丑總理河道黃希憲疏奏河決日甚請增重臣督理因薦淮漕道徐標原任湖廣巡

撫余應桂奉召還朝現抵淮上請擇用一人又請截
留邳州沐陽寄頓餉銀三十五萬爲河工經費一勞
永逸之計得旨周堪賡曾否抵汴興工著察催嚴飭
其應動錢糧及遴委道員所司速議 戊辰督修汴
河侍郎周堪賡疏奏河決朱家塞馬家口上下兩口
相距三十里至汴隄之外合爲一流直衝汴城得旨
兵部看議速奏 庚午御史黃澍疏言臣復命至涿
州接邸報見工科給事中陳燕翼國賊未除一疏蓋

爲臣守汴奇苦之疏而發也臣讀竟歎曰燕翼爲皇上發奸至於稱引祖宗申明賞罰其氣壯其辭激其理直可謂不愧諫臣不顧私交然惜燕翼借題則是吠影則非也立議似正排陷則非也顧守汴一案亦大矣河決一案亦重矣天下至大且重之事須要天下人明目張胆言之以求一當誰敢隻手蔽天臣請就其疏一一應之疏云決河灌之乎臣應之曰黃河之不遑修築者五年矣崇禎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河從黃金壩朱家寨等處決進七八里衝入土隄周
王發銀錢數十連夜招人堵塞撫臣高名衡以下皆
半夜出城修築當時賊未圍汴約以次年春間大興
版築至十二月而賊又攻汴矣狠攻二十晝夜而賊
去竭兩月之力僅修完城垣而賊又來自四月二十
八日賊困城下消息不通七月間賊謠言決河以惑
我衆然自七月至九月初旬城下俱無水九月十四
日水到城下十六日四門齊壞洪流萬丈臣等方痛

哭求死，遣知水所自來。乎聞按臣嚴雲京曾疏請決河，劉源清亦自認決河。皇上惟敕二臣從實回話，并責舊督臣侯恂河北巡道楊千古各陳當日確聞確見，仍一面敕問周王及汴梁渡河士民果否。十四年有決之事，則臣言可復。燕翼說謊之罪自見矣。疏云：河水驟至，豈真賊舟城中以待臣應之曰：水自十六日湮城，臣絕火城頭者五日。臣素募死士十餘人，中李用柳體直二人善浮水。十七日泛一木於水上，飄流

渡河三晝夜始達大隄監軍臺臣王燮正在隄上催
船運糧見臣血書搥胸痛哭駕舟進城先覓周王以
次漸渡王燮見在可召而問也疏云百萬生靈俱死
而撫按何以獨生撫按要緊官獨生而么麼不急之
佐領何以偏死臣應之曰汴梁百姓周王宮眷而外
臣七月初旬以點保甲爲名實在人丁三十七萬八
千有零至九月初旬再一查點祇存奄奄待斃者三
萬餘人耳城中白骨山齊斷髮地滿神號鬼哭天日

爲昏蓋死於餓者十之九至撫臣及臣等所以不死者皆分信城頭以城堞爲家也按臣嚴雲京所以不死者在河北也蘇同知彭通判原未有專守信地且以久餓之身歸衙與妻子同聚餓死所以水到不救也此死不死之所由分也疏云決河避賊未有高名衡不職倡而嚴雲京敢職和者也未有心腹推官不預謀於兩臺而能以一人一時獨生之者也臣應之曰當賊之久困城下也凡五閱月撫臣且不識按臣

之面倡和當從何來臣自六月過河至封丘縣親詣
按臣輕騎渡河彈壓按臣畏縮不前臣切齒而去此
後左兵失利內外隔絕血書不通臣能飛身殞謀乎
臣有異術能起白骨驅餓鬼而用之乎疏云臣以二
年餘推官借題速化臣理開封時未及三年前兩番
禦寇七晝夜之失而復得二十晝夜萬死一生他人
即不知之今科臣劉昌臺臣鄭封先後同患難者試
以問之臣之苦見臣之心見矣况臣此番業已蒙恩

行取已出城而復入城速化者豈如是乎疏云臣所播弄者祖宗朝廷之威福予奪皆神人之憤怒也臣應之曰威福予奪出自皇上面奏之日原自認罪皇上憐臣而官之臣疏有云臣若乘此機會以苟且於功名天地鬼神必誅臣以爲躁妄者戒臣出都時曾有手字與職方司郎中尹民興求其勿叙臣功民興可問也臣豈苟於功名者燕翼以微臣僥倖得官皇上以私行賞又何以示臣民垂久遠伏乞收回成命

并乞革褫臣職以俟論定將燕翼之疏與臣今疏併
前守汴奇苦一疏取至御前仍遍召九卿科道從公
叅議以守汴還守汴之人以河決問河決之人以失
事罪失事之人仍廣諮博訪之河南河北宗衿士民
之口如燕翼之言是乞速下明詔某臣當得某罪明
定其案則可以服人心否則立正其誣則可以存清
議矣帝言已有屢旨不必滋辨 三月丙子命輟傳
河工 癸未總理河道周堪賡報河決馬家口 十

一月辛丑工部給事中汪惟效疏奏汴河塞決無聞帝言汴河修築經年近來何無奏報殊屬延誤著查錢糧有無全到及工程限期逐一奏明該部速行振飭 十二月丁卯命河臣周堪賡將修過河工繪

圖以進

崇禎
長編

總河周堪賡上言河之決口有二一爲朱家寨寬二里許居河下流水面寬而水勢緩一爲馬家口寬一里餘居河上流水勢猛深不可測兩口相距三十里

至汴堤之外合爲一流決一大口直衝汴城以去而
河之故道則涸爲平地怒濤千頃工力難施必廣濬
舊渠遠數十里分殺水勢然後畚鍤可措顧築濬並
舉需夫三萬河北荒旱充西兵火竭力以供不滿萬
人河南萬死一生之餘未審能應募否是不得不借
助於撫鎮之兵也乃敕兵部速議而令堪輿刻期興
工至四月塞朱家寨決口修隄四百餘丈馬家口工
未就忽衝東岸諸埽盡漂沒堪輿請停東岸而專事

西岸帝令急竣工六月堪賡言馬家決口百二十丈
兩岸皆築四之一中間七十餘丈水深流急難以措
手請俟霜降後興工已而言五月伏水大漲故道沙
灘壅涸者刷深數丈河之大勢盡歸於東運道已通
陵園無恙疏甫上決口再潰帝趨鳩工未及奏績而
明亡矣河之決也開封推官黃澍脫身抵京進守汴
至苦疏帝令議叙擢御史給事中陳燕翼攻之謂決
河灌賊皆其謀澍以巡按御史嚴雲京嘗疏請決河

具疏申辨給事中李永茂因劾雲京而其同官光時
亨劉昌先後言河決有因請治首事乃命撫按確核
於是河南巡按御史蘇京核奏始末言雲京爲禍本
云會國亡雲京竟獲免

明史
葉

是年九月河決入渦河先是四月闖寇李自成圍汴
決河灌汴水但遶城隍而已九月十七日夜雨大風
河自朱家寨南決壞汴北門及曹宋二門而出南入

於渦

河南
通志

行水金鑑卷四十五